

進賢縣志卷十二

典祀 壇廟

壇廟

社稷壇 縣治西城內明洪武初知縣梁璧建萬曆中知縣黃汝亨改立西門外知縣周光祖復改立城隍廟右卽舊布政司

遺址 聶志

按社者五土之神稷者五穀之長白虎通曰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之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周制諸侯立三社大夫以下立一社祭法曰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國社者今之郡

進賢縣志

卷十一

典祀

一

縣社也置社者今之里社也社皆以勾龍配之稷以周棄配之社壇在東稷壇在西俱北面而築壇繚以周垣而四面開門其諸侯壇各用方色之士大夫以下俱各以地所宜木立之漢高初起禱豐粉榆社二年東擊項籍還入關因命縣爲公社其後又令縣以春三月及臘祀后稷光武二年令郡縣皆置社稷太守令長時祠牲用羊豕隋文帝開皇初建社稷州郡縣於春秋二仲月並以少牢祭百姓亦各爲社唐天寶四載定社稷爲大祀宋自京師至州縣皆有社稷而社主不以石禮部言社稷不屋而壇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用石主取其堅久從之主形如鐘長二尺五寸方一尺刻其

上培其半以春秋二祭刺史縣令初獻州佐縣丞亞獻州博士縣簿尉終獻牲用少牢致齋三日服用常服禮器正用尊二籩豆八簠簋俎各一明洪武初令各縣置社稷同壇壇東西南北俱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寸陛各三級北向壇下前十二丈或九丈五尺後及兩旁各五丈繚以周牆四門紅油北門出入石主一長二尺五寸方一尺埋於壇南正中去壇二尺上露圓尖神牌二以木爲之硃漆青字身高尺二寸濶四寸五分厚九分座高四寸五分濶八寸五分厚四寸五分其神號曰縣社之神縣稷之神臨祭設於壇中置案上祭畢則藏之壇之西爲神厨爲庫房爲宰牲房器用籩豆各八簠簋

各四尊三爵六鉶二匣實羊豕各二籩實棗栗鹽棗魚豆實韭醢醢菁鹿醢或用兔簠盛黍稷簋盛稻粱鉶盛和羹奠用帛二黑色長一丈八尺祭以春秋仲月上戊日獻官以長官一員齋三日祭日省牲陳設以毛血座於坎迎神奠帛讀祝禮用三獻飲福受胙撤饌送神望座餘官陪祭武官不與

志 聶

祝文

乾隆九年頒

維年月日某官某致祭於 社 稷之神曰維 神奠安九土粒食萬邦分五色以表封圻育三農而蕃稼穡恭承守土肅展明禋時屆仲春敬修祀典庶丸丸松柏鞏磐石於無疆翼翼黍苗佐神倉於不匱尚饗

風雲雷雨山川壇 縣治南來撫門外二里洪武初知縣梁璧

立 聶志

國朝順治初定風雲雷雨山川并城隍之神共爲一壇祭期與社稷同

按皇帝祭山川有虞氏秩於山川山川之有祭所從來久矣禮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周制大宗伯以醮燎祀風師雨師風雨之有祭則自周始故月令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國城東北立夏後申日祭雨師於國城西南後漢令郡縣皆以丙戌日祭風師於戌地以己丑日祭雨師於丑地唐天寶四載令諸郡風伯壇置社稷之東

進賢縣志

卷十一

典祀

三

戊戌補刻

雨師壇置其西各稍北數十步其壇卑小於社壇祀用羊一籩豆八簠簋二官準祭社例五載詔曰祭主振蟄雷爲其始畫卦陳象成物效靈今雨師風伯久列於常祀惟此震雷未登於羣望其後祀雨師宜以雷師同壇宋皇祐中風師壇高二尺東西廣四步雨師雷師壇周六步政和之制風壇廣二十三步雨雷壇廣十五步皆高三尺四陞風師一壇二十五步其雨師雷師二壇同壇有司言社稷五祀先薦爛次薦新風師雨師止薦熟從之自後郡國皆有壇祭風伯雨師之神然山川之神歷代惟四望而郡縣未有壇祭城隍之神不見經史惟唐李陽冰有當塗縣城隍記亦未有祭者明洪武初

元令各縣以春秋仲月上旬擇日同壇祭風雲雷雨山川城隍之神設三神位位風雲雷雨於其中山川居左城隍居右儀同社稷風雲雷雨帛四山川二城隍一俱白色正祭先以毛血瘞於坎改望瘞爲望燎

聶志

祝文

乾隆九年頒

維年月日某官某致祭於 風雲雷雨 山川 城隍之神曰惟 神贊襄天澤福佑蒼黎佐靈化以流形生成永賴乘氣權而鼓盪溫肅攸宜磅礴高深長保安貞之吉憑依鞏固實資捍禦之功幸民俗之殷盈仰 神明之庇護恭修歲祀正直良辰敬潔豆籩祗陳牲幣尙饗

進賢縣志

卷十一

典祀

四

戊戌補刻

邑厲壇

在縣治西迎恩門外洪武初知縣梁璧立萬厯間知

縣黃汝亨改北門外今仍改歸舊址

聶志

按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其五曰泰厲諸侯爲國立五祀其五曰分厲大夫立三祀其一曰族厲厲者鬼無所主而其氣未散故好爲人禍故有司祀之以爲之主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是也明洪武初令天下各縣每歲春清明秋七月十五日冬十月一日祭無祀鬼神其壇設於城北郊陰之極也祭則先期三日主祭齋沐用常服備香燭酒果詣城隍廟發告文至日設城隍於壇上牲用羊豕各一設無祀牌於壇下左右曰本縣境內無祀鬼神牲用羊豕各二解置於器同羹

飯等陳設主祭陪祭官各就位行四拜禮主祭官詣神位跪  
三獻酒復位讀祭文跪仍行四拜禮祭文同紙焚聶志

鄉厲壇 本縣各鄉都壇凡百六十有五俱知縣丁全立今壇

祭俱廢聶志

按洪武禮制每里立壇一所祭無祀鬼神祈禱民庶安康孳  
畜蕃盛每歲三祭時日與邑厲壇同祭物牲酒隨鄉俗置辦  
會首會飲讀誓諸儀俱同里社聶志

里社壇 本縣各鄉都壇凡一百六十有五俱知縣丁全立聶志

按洪武禮制凡各處鄉村人民每里一百戶內立壇一所祀  
五土五穀之神祈禱雨暘時若百穀豐登每歲一戶輪爲會

進賢縣志

卷十一

典祀

五

首時常潔淨壇場遇春秋二社預期率辦祭物至日約聚祭  
祀其祭用羊豕各一酒果香燭隨用祭畢會飲會中先令一  
人讀鋤強扶弱之誓其詞曰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禮法毋  
恃力凌弱違者先共制之然後經官或貧無可贍周給其家  
三年不立不使與會其婚姻喪葬有乏隨力相助如不從衆  
及犯姦盜詐僞一切非爲之人並不許入會讀誓詞畢長幼  
以次就位盡歡而退務在恭敬神明和睦鄉里以厚風俗聶志  
城隍廟 在縣治南門洪武初知縣梁璧建萬厯間知縣黃汝  
亨建儼若軒建廟右以便新任齋宿知縣周光祖重修

國朝康熙初年知縣聶當世修聶志

乾隆間知縣孫鐸修羅志

道光二年重修 咸豐七年兵燬同治元年募建工未竣而前  
重及戲臺俱被風折搬散僅留後重七年知縣江璧縣丞許廷  
選勸捐修理完固

按城成也隍池也元以前縣城隍神皆封曰顯佑伯元世祖  
遍配山川以人本縣城隍配以樊噲明洪武二年以配人非  
是革去而封郡邑之城隍以王公侯伯其縣邑封誥云睠此  
縣邑靈祇所司威靈丕著福澤普施宜封曰鑒察司民顯佑  
伯顯則威靈丕著佑則福澤普施及三年五月詔去封號祇  
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又俗以五月十一日爲神誕成化八  
年以張九功議革聶志

饒景暉城隍廟記

邑城隍有廟制也守土之神以時致敬邀福於捍災禦患用  
庇吾民余鍾陵爲洪都巖邑舊有廟於邑治之東南邇且漸  
圯弗稱神明宅韋西周侯旣奉命守鍾陵祇謁廟下慨然嘆  
曰朝廷不以令不敏畀以城隍之重神實與令共治而分贊  
之令鳴琴堂上稍足蔽風雨而神所居未克葺非令所安乃  
與民議更創之於是約躬塞冗鳩才庀務佐以月入俸錢罔  
或有加百姓乃延斑爾乃隳隳函去負苞登鄧梓刪輪菌綴  
鏤楨外有甬道內有局室三靄之師塗以丹艧舒𠄎宏齋蓋  
視昔加雄焉旣落成屬不佞紀厥成事不佞庇侯宇下與境

內之民共紹見休何敢以不文辭然不佞聞之有有形之城  
隍雲堞天塹是也有無形之城隍厚澤深仁是也社而稷之  
尸而祝之人之以城隍神也未雨綢繆旣濟衣袂城隍之以  
人神也侯才思精敏風裁嶽立恥效俗吏脂韋態下車以來  
持廉布閭凡所以爲鍾陵德覆未易更僕其大者在振士風  
扶民脈抑權璫數事皆健令所不及圖而循良吏所相視而  
莫敢發者蓋蕞爾敝邑舊有聞於海內微論遠者卽國朝舒  
文節諸公文章德業資相望於朝而降萬以來零而復奮則  
繫侯是賴諸如立學田正文體畧元賞駿取魴舍鱗士爭拔  
先茅以自顯是文翁之蜀也敝邑之賦所司亦既有額矣邇

當事者以時之方匱稍議頭會侯不難以身爲民請命奏記  
凡十數上必得請乃已壇石赤子始得與科雉隨兇並受憐  
惻於時是陽城之道州也稅使銜命虵神戴角奔走之吏虎  
冠而翼侯掌股畜之不復貸以三尺至令縱橫四出之奸相  
戒勿邇鍾陵道下泉之糧不傷小東之薪獲載是裴晉公之  
五防使也它如望杏敦耕瞻蒲勸穡輿梁成而醴潔從滲宜  
岸疏而露癭扇陳以至街彈之室延鷺之堠靡不畢修猶其  
緒餘者耳維城不改復隍不虞侯之所以爲鍾陵德者眞不  
翅九州之被萬間之厦也城隍以侯重亦以侯神斯廟之修  
第綱紀之一政哉異日者下褒異之詔好仇腹心之托實將

委重焉毋亦以今日宰邑者宰天下徹桑戒禡爲天子贊厚  
澤深仁之理請以茲不文之言爲左券矣侯名光祖字伯繩  
韋西其別號直隸之崑山人以甲辰進士起家爲今官

關帝廟舊在邑治水西門外

國朝乾隆丙戌知縣孫鐸改遷於海智寺北壬寅歲署知縣張

五緯重修

羅志

雍正二年奉

勅增祀關聖三代光昭公裕昌公成忠公於後殿七年詔以春  
秋二仲及五月十三日三祭用幣三牛一羊一豕一果穀九後  
殿不用牛餘悉如前殿之制

進賢縣志

卷十一

典祀

八

祝文

乾隆九年頒

惟 帝浩氣凌霄丹心貫日扶正統而彰信義威震九州完  
大節以篤忠貞名高三國 神明如在徧祠宇於寰區靈應  
丕昭薦馨香於歷代屢徵異績顯佑羣生恭值嘉辰遵行祀  
典筵陳籩豆几奠牲醪

惟 公世澤貽庥靈源積慶德能昌後篤生神武之英善則  
歸親宜享尊崇之報列上公之封爵

錫命優隆合三世以筆裡典章明備恭逢諏吉祇事薦馨

乾隆丙戌遷武廟暨遷文明門記

佚名

鍾陵江右名區也三臺挺秀九曲漣漪接臨汝之區通彭蠡

之滙自有宋以來號稱極盛至有明人文輩出一時理學文章名臣甲第冠於他邑猗歟休哉我

皇上文教誕敷德化彌洽固已斯皇多士蛟騰鳳起矣乃數十年來寢失其初豈風會所值耶蓋盛衰隆替關文風尤關地勢自文明門改而三臺之峯失矣文明溝塞而九曲之勢更矣邑東南海智寺上供龍亭爲官府舞蹈班聯之所理宜肅清乃文職有官署而城守兩營棲身無所輒以寺爲署兵馬嘈雜日漸傾塌士民竊私議之雖我

朝崇尚武廟歲凡三祭厥典鉅焉而曩者廟在水西門外丹墀窄狹兩廡無餘地祭之日各官立門外其何以隆祀典而

肅觀瞻歟且啟聖祠設神主於一隙之地尤失體制凡此廢墜之蹟率皆衰頹之徵邑紳士常以爲憂而歷任當事亦時厪於懷究之有志未逮甲申歲邑侯孫公鐸以直隸名進士來蒞茲土卽以興利除害爲己責有益於地方者知無不爲甫下車謁文廟與邑紳士詢及地方利弊僉對如前侯曰是吾責也於是首遷武廟廉得海智寺西官基宏深可治爰集紳士捐廉以倡羣情踴躍庀材鳩工刻期蒞事計創禮殿崇殿各一頭門三楹制以櫺星丹墀左右翼以兩廡門外空基建劇臺以順民情開東西門以便升降崇墉憑虛象設有赫規制壯甚越明年移文明門濬文明水且購邑紳何某別業

爲兩營衙署侯之於鍾陵可謂百廢具興矣他如治事明決  
外嚴內寬要以整頓頽靡爲亟亟然則邑之陰受侯福者其  
有涯量也耶是爲序

文昌宮在崇聖祠東

詳學校

嘉慶六年奉

旨各縣本有宮者修整宏敞無者卜地建造春秋致祭春祭以  
二月初三日秋祭另行擇吉其牲幣樂器簠簋登鉶籩豆俶照  
闕帝廟定制頒太常寺所撰帝君祝文及後殿祭帝君先代祝  
文於各縣

祝文

維 神蹟著西垣樞寰北極六廷麗曜協昌運之光華累代

進賢縣志

卷十一

典祀

十

垂靈爲人文之主宰扶正義彰夫感召薦馨宜致其尊崇茲

屆仲

春秋

用昭時祀尙其歆格鑒此精虔

後殿祝文

祭引先河之義理崇反本之思矧夫世德彌光延賞斯及祥  
鍾累代炯列宿之精靈化被千秋偉人文之主宰是尊後殿  
用答前祗茲值仲

春秋

肅將時事用申告潔神其格歆

康王廟在邑治西壇石山右舊傳自周受命敕封普利孚應康

王主鎮鍾陵福善禍淫水旱祈禱無不響應民崇祀之

縣志

咸豐七年廟宇兵燬

康王廟碑

失名

人心莫不有義義能生氣氣生而大義斯立人心莫不知有義義明而前人之氣以生後人之氣亦以生故天下惟忠義之氣常生雖易地而未有易也古之忠臣烈士身殉社稷名勒鼎彝千百世之下過其廟而凜凜猶有生氣者豈非忠義之氣之在人心有不可磨滅者哉鍾陵有忠烈康王廟久矣且毀矣王像暴於日星風雨之下郡士民謀再構焉白於予予曰鍾陵自殘破以來典祀宮廟傾圮離離官署民居一望瓦礫神與民俱弗安矣神之弗安民將焉依構之誠是也因思王洛人也真宗朝死敵瀛洲未聞其履跡於南也而鍾陵祀之卽當時詔祀四方立廟固然今且毀矣而鍾陵又

重祀之此何故也蓋當其遇敵於瀛傳潛堅壘廷召走之王以孤軍墮重圍左右請易甲去王曰臨難勿苟免力戰不屈殺敵甚衆以矢盡弦絕偕宋順死節與睢陽魯公並著嗚呼百世之下四海之內聞王烈者莫不欷噓感慨今廟雖毀而屹然骨立似挺身沙場時凜凜猶有生氣過其下者莫不疾走辟易罔敢仰視故曰忠義之氣之感發人雖易地而未有易也王之廟蓋可以已乎江右素尚理學重名義歷代忠臣大節光昭史冊於今有遺風焉觀其所祀可知矣然則重興斯廟以示瞻企其有裨於世道人心豈凡淫祀所可並觀哉王姓康諱保裔洛陽人爵以王諡忠烈詳見宋史茲

不具書

王之忠義著於史傳於今久而彌烈所固然也君子於重修公廟之日存其事而勒之於石令遠近敬祀者識王之始末而感慕焉其有造於凡有血氣心知者豈淺鮮哉歲辛卯碑燬於兵信人吳尚達見而惜之謹錄其文付守者以爲續刻計值鼎革之初未能如願越年庚子始向守者索其文而勒之但錄文之日未載作文之人不無深惜雖然正不必惜也古今之時不同人不同而義氣固自有同者彼其前有作者安知非王之精氣時出以見於世後有述者又安知非作者之精氣時出以見於世耶用是記之

進賢縣志

卷十一

典祀

十一

以明眞性之不相遠云爾

順治十七年庚子歲吳尚德記

樊修職郎廟 在崇禮鄉宋建炎初立明洪武間樊用節重修

事詳人物

縣志

密都統廟 在龍馬坪舊名忠勇至正間改今額

縣志

國朝道光二年重修

趙函乙密都統廟記忠孝者此心此理之絕續關也自人心之忠孝絕而國家之喪亂隨之然此理之必不可絕也故雖造次顛沛金戈鐵馬之中往往或存乎其人見乎其事抑人心之必不終昧此理也故雖野夫牧子與之矢論忠孝追尋

斷碣殘碑表章往烈亦輒徘徊不忍去余蓋欲窮古忠孝淵源而心緒難與尋者常過宋都統密公廟覩其碑記軼事不禁神往焉宋自南渡以迄未造張劉韓岳相繼隕沒賊臣賣主襄樊失守制置使黃萬石鎮西江不支納款於元都統密公迺以偏師當賊於進賢之龍馬坪奮雙刀於全師旣劔之後義不顧生所向披靡無何以馬陷被刼大帥愛惜之至百端誘之不屈迄今讀其教子行乞數語何凜凜多生氣哉顧宋史反不詳其人其事何歟無亦列史所載多循名文飾而節烈之實可表見者反多遺逸歟按都統廬州人余家世於廬自宋元迄明數百載父老亦絕無爲我言都統節概者明

末廬爲逆賊張獻忠所陷郡志都燼其或紀載都統行藏有無亦無復可考豈其忠勇大節遠俎豆於西江而近反遺於家乘邪抑彼時廬早淪胥都統父子俱死國難而親故無復知其存亡誦述其忠烈者故不及傳歟先是余較士按部及撫道過將軍廟未獲覩及閱撫郡志得詳公之族里與公死忠狀而慨嘆曰先賢芳規具在惡乎覲面失也癸巳秋再出較士宿南郡之武陽渡夢入一古廟敗壁頽垣一龕傾欹有黃幕籠罩其上中若有神不知何許人彷彿聞人語曰此是汝前身覺而語同車者莫測其由也行行再過將軍廟下車禮謁則儼然夢中所到余曰異哉今夕之夜其將軍有以啟

余歟余爲將軍里中後學生也晚悔不能表章將軍大節今親至其死所又不能崇禋祀余實恥之抵進賢謀諸縣令徐君出俸貳拾金付之擬薄貿廟田爲養僧奉香燈計徐君好義慨益十金爲之牛種一時鄉人及諸生之好義者遂爭捐貲廣其田增廟式廓及余還憩其處則得僧人殿後益廊廡數間又爲僧寮供佛之所數間余再留十金爲將軍神座地座傍有二少年像或傳卽將軍子與其將佐某氏云嗟乎方宋祚之傾覆也人道云亡將軍獨以義勇一身先天祥秀夫而有其正氣及今廟祀四百年亦幾幾乎傾廢余爲之首事追崇鄉人士輒踴躍競新之信乎忠孝之不可磨滅而此心

此理時隱躍絕續有如斯哉工旣竣僧請余記其大畧至若將軍死國難之始末與夫廟貌中間之興廢則明撫軍周葑匡先生記之甚詳余且備錄其文將以補家乘國史之闕茲不重及進賢令徐君者諱鳳鳴遼東人其廟左右之居人及諸生姓氏則又有春祈秋社之木版具載亦姑不贅黃汝亨申請密都統廟春秋二祭詳文查勘得志載宋都統密公佑義勤王室功捍豫章被十許創而戰不怯死猶云悍將之鋒羈一月餘而誓不俱生真是忠臣之節鄉有祠廟已崇報於百年邑廢豆籩尚遺憾於千載夫唐有張許宋有文謝英烈可與並垂而康山祀忠臣廟南昌祀懷忠祠事例亦

應同體何於密公獨缺斯典合於公費項下動支祭儀貳兩  
每歲春秋遣官一員致祭庶足激揚已逝忠魂砥礪末流風  
教

三聖廟 在壇石山內道光二年重修

江東廟 在臧山

忠靖廟 在南城峯

白象廟 在鳳嶺巔

湖漢廟 在楊橋

湖漢乃四瀆之神元世祖從道家說配以焦曾二天將明太  
祖革敕封從本號至今祈禱多靈爲邑東福神楊橋曩屬本

進賢縣志

卷十一

典祀

十五

縣版圖今割入東鄉縣 縣志

黃司空廟 縣治西馬步橋之上

金廷璧黃司空廟記按黃司空諱法旣字仲昭新建巴嶺人  
史稱其忠義有膽力能距躍二丈日行二百里此之爲異已  
自天授又嫻書疏明簿領爲士民所推卽所著作居然經世  
之規會侯景之亂公卽合徒里閭內爲桑梓保障外爲建業  
應援何其烈也時太守賀詡下江州公以監知郡事起名無  
何陳武帝將入援金陵李遷仕中梗帝命周文育頓西昌爲  
備公以兵資育破遷仕而自屯新淦據豫章上遊已而侯景  
遣于慶襲豫章將擄公不意公卒破于慶殺之自是景終不

得窺大江以西大江以西人且較然知有順逆羣兇不敢相  
附諸鎮之援俾得自堅公之力也尋領高州刺史拜新建侯  
永定二年新吳人余孝頃據豫章公與周迪擒孝頃以功授  
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已而迪反公又平之內史熊曇朗  
反金口公又平之累功進爵爲大將軍領江州刺史光大五  
年大舉北伐公爲都督出歷陽大收砲車步檻之功進兵合  
肥禁侵掠躬勞撫則又浸浸乎仁義之師矣比加侍中封義  
陽郡公鎮壽陽薨贈司空諡威豫章人血食之自梁陳以來  
至今未改也嗚呼江州高州公蒞政郡也與豫章不相及豫  
章人何以祀公蓋豫章者交廣之襟喉吳楚之要會而又金  
陵之門戶也豫章不守則金陵受其衝交廣之賦不入楚蜀  
之委輸必斷故公一守豫章而于慶之襲敗孝頃之據敗曇  
朗之叛敗公雖無煦嫗覆育之政而大有造於豫章者三焉  
況身犯鋒鏑履危險出民水火而厝之衽席之安此其爲烈  
又豈一粟一帛哉天以豫章賜公於世食邑此所謂禦大災  
捍大患則祀之宜也

東江廟 在毛家渡

忠壯廟 縣治北師過渡右祀吳伍員歲久廟壞令聶當世重  
建

聶當世忠壯廟記鍾陵邑北兔子岡爲卸甲居伍公子胥入

吳所經地厥山平行延袤去壇石里許爲邑外郭隔岡數武有溪爲下埠廟蓋伍公特祀也此方好義崇賢此其一徵余甫蒞茲土操刀學割謙讓未遑山川名勝履跡罕至初不知有斯廟一日同里有視余者出謁伍相詩余閱之爽然不禁愴懷感念而不能已嗟乎伍公若而人者無古無今無遠無邇莫不感之敬之而且祀之大丈夫之宜自立以表見於世如此余於是謁公環視斯廟蒼寒寂歷茂草侵几席勢不可一朝當是之時余竊有心暨己酉歲爲歷任之八年會進以荒蕪故朝廷分插閩將士闢墾實繁有徒而下埠廟爲屯寓余忽夜夢一神修髯偉狀揖余而言曰吾與君居不甚遙其遂

仍吾舊址而一爲之所如是者再言畢而去余亦旋覺汗駭浹背猛然以省儻所謂吾鄉伍公子胥者非歟公生長與余同邑迄今其里猶有伍相堡倒插槐遺踪後裔蕃衍文人輩出殆忠孝遺風云夫桑與梓一物耳且必恭敬止焉況公睿智天錫功名震耀爲吾楚人傑哉脫弗克舉公祠而新之反出邑人士下余也有心其曷能已爰相地於兔子岡之旁咨邑之薦紳先生父老國人僉曰善於是悉索俸餘以肇斯舉程材量役諏吉興工經始於己酉之夏閱三月而落成枕山面溪常湖九曲鳳嶺鶴臺諸勝概蜿蜒映帶如入我衣袂間前爲山門中爲殿一置伍公座以妥厥靈後爲大士堂以供

佛上則文昌閣以崇儒匪祇攬勝壯觀爲也抑以明伍公一身幽而佛顯而儒皆相對無愧是以宜祠之也稽諸春秋公以諫不行沒於吳時吳人憐之立祠於江上命曰胥山後千百餘年狄梁公奏燬淫祀而公與禹太伯季子四廟並存則公之爲公可以媲美昔賢風厲來者上下千載其不可與淫祀而無丈夫氣者同年而語明甚論者或以辱墓一節少之不知君子之論事也貴闡其幽方其去荆時奉建以奔鄭復奉勝以奔吳患難存亡之際猶相依爲命周旋於建與勝無有二心以視古托孤臣其忠正爲何如豈直以強吳雪親名垂後世也哉是爲記

文節祠 祀舒公芬

大學士張位文節祠記周侯爲進賢宰夙夜勤民尤惓惓以崇尚風教爲務景仰先哲因思舒文節公本邑未有專祀豈其見於天下而俎豆尚靳於鄉寧非一方曠典乎乃卜地縣治之西建祠一所中堂居文節神主顏曰眞儒名世前門三楹顏曰舒文節先生祠由儀門升堂後復建一堂又築基爲高亭可登騁望兩廡翼然周垣嚴固費凡若干未資官帑役凡若干未藉民勞工肇萬厯戊申冬己酉夏申詳督學使者定春秋二祭諏六月六日侯躬奉神主率闔邑諸生行釋菜禮屬余記之勒珉以垂永久余謂事有待人後行者視所尚

也人有曠世相感者繫所趣也是舉也以揚前烈則美而彰以興後賢則盛而傳補當舉未舉之曠典遂欲祀未祀之公心非我侯其疇克爲之江右風節相尚忠臣義士項背相望若文節公何可當也武廟爲宵人煽惑銳意南巡是時寧濠陰蓄異謀殿陛大臣相與慫恿內應公抗疏首倡留駕謂藩國有吳淠之志大臣懷馮道之心視當宁爲奕棋以革除爲故事痛哭泣血不忍爲陛下言者由是各署諫疏紛紛繼之當事者狗上意禁約言事文節公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公受廷杖尋謫福建市舶提舉公疏雖觸上怒而車駕亦不果出厥功偉矣公疏後不數月而寧濠兵起當時儻采公言

預伐叛謀自可消患未形語云曲突徙薪無恩澤堪爲永嘆世皇踐祚復公原官循例陞俸一級公力辭旣大禮議起公執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疏三上慟哭左順門乃受廷杖如前九死不悔公潛心經學著述甚富而尤加意周禮校訂成編曰周禮定本至於律度象數無不洞究其奧公銳意聖賢之學守洙泗濂洛正傳後進相見必勉之聖人可學而至又謂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懷利相因者也爵祿不入於心溝壑不忘於念可謂士矣公與羅文毅公先後第一人官同謫同其忠諫學問無異萬曆戊子太宗伯丹陽姜公請比文毅例獲加贈諡乃今復有專祠不足以徵直道忠猷久

而益彰乎公擢魏科官清署將來何不可爲兩朝抗疏皆社稷綱常大計名震天下而行篤循牆無所爲而爲之諒哉古之遺直矣其視一封朝奏意氣飛揚明珠彈雀鬪捷收効者詎可令舒先生見哉竊惟宇宙間萬形皆敝而惟正氣長存撐持世界挽轉頽風非此則莫可恃者松柏獨也冬夏青青其文節之謂歟周侯志行才品俱高夙稱三吳名士邑中連遭水患侯殫慮救援災不爲害而尤汲汲此舉趣操可知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跡其今日所尚可占異日樹立矣予聞此舉斂衽起敬喜談而樂道之文節孫琛郡丞從予遊文學能世其家記成因付之以具復於周侯罔有溢辭

節士祠 旌祀樊明仲及死節士十四人

包希魯節士祠記節士祠者龍興路判官兼領水兵千戶大梁辛君敬旌樊明仲以下死節之士十有四人而作也士之死於節者以其激於義也至正十二年淮蔡之兵南逼豫章右時以道州錄事判官需次郡城憤切敵愾受命藩閫往擊江東連勢之黨於郡東之十四人以戎事從君先後而死者當時君以徒手單騎糾兵彭蠡之上之十四人者實來或以率衆至或以勇敢用或以善謀畫進其人雖有高卑之殊而其致身於死則一也矧皆非有職司祿食以居位者故咸得祠焉若明仲與其從弟文仲從子用行及徐思德則皆儒者

也故首奮倡義勇決捐身而陶正道傅煥章饒思舜則志以  
口舌挫擊而招揀之者也至若熊有源之慷慨陳伯通之驍  
勇徐宏道之堅毅葉明遠兄弟之激烈果銳咸可尚焉若劉  
清公之爲浮屠沈壽之出騶卒則尤不可泐沒也樊氏三人  
行中書旣循著令而褒贈之矣君猶閔夫其或泯於久也乃  
悉列祀而復勒其死事之蹟於石焉夫聖賢汲汲焉教民知  
義者非趣人之蹈於死也以明夫義則能忠君親上相保以  
生也縱不幸爲義以死則其生氣豈不烈烈然天地之間哉  
其含恥苟偷以存其喙息者人恒視以狗彘不若也雖生百  
歲而何爲者邪此義之在所貴節之在所秉而祠之所以作  
也

忠毅祠

在道前義倉西乾隆庚子奉檄祀

國朝撫蠻滅寇將軍傅宏烈裔孫邑庠承德建

以上  
志今  
勳